

決白馬之口。魏無濟陽。決宿胥之口。徐注紀年曰。決山塞集胥口。

魏無虛頓丘。補曰。大事記云。水經注。河水舊在白馬縣南。決通齊陽。黃溝白馬本衛之曹邑。今滑州縣史作外黃。齊陽大事記作黃齊。陸攻則擊

陽說。又見秦策。宿胥虛頓丘。並見秦魏策。秦欲攻安邑。

河內水攻。則滅大梁。魏以為然。故事。秦欲攻安邑。

恐齊據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為木人。以象

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

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為

齊罪。秦欲攻韓。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於天下。曰。齊

人。補曰。一本人作王姚同。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

攻寡人者三。必言攻之決。有齊無秦。無齊有秦。必伐之。必

亡之。已得宜陽。少曲致蘭離。補曰。蘭離石見前。據文恐有離字。姚

註石字二本同。作君詳此。高缺。因以破齊為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楚

恐楚擊。則以南陽委於楚。補曰。鄧之南陽。曰。寡人固與韓且

絕矣。死於陵。地缺。正。義云。均州故城在隨州西南。蓋均陵也。塞黽隘。補曰。見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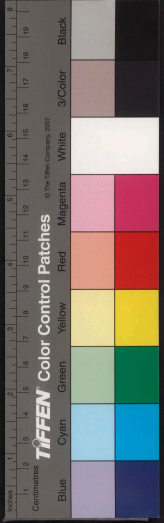
苟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魏棄與國而合於秦。因

以塞黽隘為楚罪。兵困於林中。補曰。見魏策。重燕趙以膠

東委於燕。膠東國。故齊國。頭紀注。卽墨也。以濟西委於趙。已得講於

魏質公子延。秦子。補曰。本首下有。魏子。因犀首攻趙。寫行而三字。史姚





魏文照曰秦本
虎狼之國而代
之策寫則如鬼
魅文詞幹棘人
似曰相絕秦書
而秦人羊亦莫
辨其枉也

鮑彪曰秦之所
以正告諸侯及
王用詐皆馬耳
之也而諸侯莫
省獨一燕昭如
之然亦不久死
矣虛故曰秦積
之成天幸也

同索隱曰謂連兵
相屬也行胡郎反
兵傷於離石遇敗於馬陵而重魏

則以葉葵於魏補曰馬陵葉葵並見前史離石作
離石馬陵作陽馬索隱云並趙地

名
已得講於趙則劫魏魏不為割困則使太后稷侯

為和贏則兼欺舅與母贏謂勝舅
謂穰侯適燕者曰以膠東

適趙者曰以濟西適魏者曰以

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郢適齊者曰以宋必令其言

如循環補曰言其無窮
不可致詰也用兵如刺輩美領盡名喻易
也補曰輩匪微

反又上去二音一本割繼母不能知補曰一本知舅
姚註云錢本添入非字岸門之戰封陵之戰

不能約龍賈之戰魏襄五年秦
拔我能賈軍岸門之戰封陵之戰

魏京十六年秦敗我封陵恐岸門在頡韓約註岸門

封陵亭名然則封陵亦屬潁川正曰秦當作襄封陵

見封襄註補曰岸門之戰史不
王元年當韓宣惠王十九年高商之戰趙莊之

戰趙肅侯十三年趙
莊與秦戰死河西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

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補曰死於
秦者之孤西河之外上雒之

地三川晉國之禍三晉之半言上三地被禍居晉國
之半正曰西河上雒魏

已得三晉之半也秦禍如此其大而燕趙之秦者補
之下恐皆以爭事秦說其主此臣之所大患燕昭王

不行蘇代復重於燕燕反約諸侯從親如蘇秦時或

從或否而天下由此宗蘇氏之從約代厲皆以壽死

趙恢救楚使說
趙王止伐燕

舊文應曰燕趙
居南無改交代
則秦禍立至厥
趙人仕謀其救
楚使之言雖為
燕實為趙也除
是救忠二語深
切動人

名顯諸侯

代傳有在伐齊事
後補曰文甚明快

燕饑趙將伐之楚使將軍之燕過魏見趙恢趙恢曰
使除患無至

除之使

易於救患伍子胥宮之奇不用

此除燭之武傳三十年晉秦圍鄭佚之孤言于鄭伯
患者燭之武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
之武見秦伯曰鄭知亡矣而有益於君政以煩執事
越國以圖遠害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倍鄰鄰之厚
君之薄也秦張孟談若救受大賞是故謀者皆從事

伯說乃還

於除患之遺者謂除患者補曰一本遺作
道無名守姚同義是

而無使除

患無至者今與

補曰一本
作于姓同

以百金送公也

公謂不如

以言公聽吾言而說趙王文曰昔者吳伐齊為其饑

也伐齊未必勝也而弱越乘其敝以霸今王之伐燕

也亦為其饑也伐之未必勝而強秦將以兵乘元作

王之西是使弱趙居強吳之處而使強秦處弱越之

所以霸也願王之熟計之也使者乃以說趙王趙王

大說乃止燕昭王聞之乃封之以地封恢也恢蓋趙
之仕魏而為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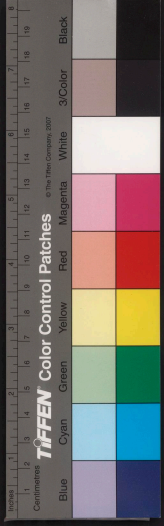
者為燕亦所以為
魏也正曰無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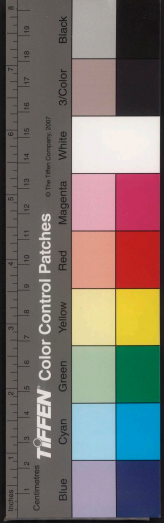
趙且伐燕蘇代為燕謂惠王趙惠曰今者臣來過易

水蚌方出曝蚌處而鷸啄其肉鷸知天蚌合而籍其
將雨鳥蚌

啄籍籍鷸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蚌亦謂

蘇代為燕





鵠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即有死鵠兩者不肯相舍
漁者得而并擒之今趙且伐燕燕趙又相攻以敵大
衆臣恐強秦之爲漁父也願王熟計之也惠王曰善
乃止

正曰燕惠武成皆與趙惠王相及此策時不可考

惠王 昭王于元年報王三十七年癸未

昌國君樂毅爲燕昭王合五國之兵
傳云并合趙楚韓魏燕之兵
而攻齊下七十餘城盡郡縣之
正義云故昌國在淄州淄川縣東北
以屬燕三城未下
聊莒卽墨補曰毅傳唯莒卽墨未下燕世家云聊莒卽墨未下蓋因燕將守聊城不下之
而燕昭王死惠王卽位用齊人

樂毅去燕適趙惠王有欲殺毅而用之

燕將守聊城不下之而誤說見齊策

反間疑樂毅而使騎劫代之將樂毅奔趙趙封以爲

望諸君
補曰史趙封毅以觀津號望諸君索隱云望諸澤名在齊菴地有之故號焉 齊田

單詐騎劫卒敗燕軍復收七十餘城以復齊燕王悔
懼趙用樂毅乘燕之敝以伐燕燕王乃使人讓樂毅

且謝之曰先王舉國而委將軍將軍爲燕破齊報先
王之讎天下莫不振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

功哉會先王棄群臣寡人新卽位左右誤寡人寡人
之使騎劫代將軍爲將軍久暴露於外

軍且休計事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隙遂捐燕而歸

晏嬰曰樂毅始以昭王之賢



而事之後以爲王之疑而去之擢王而事全身遂嘗殆非賊臣之士光靈之匪流

音中多无說此

趙將軍自爲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補曰自先王舉國止此一節恐當在後章燕王書寡人不佞云云之上餘說見被聖諸君乃使人獻書報燕王曰臣不佞不能奉承先王之教以順左右之心恐抵斧質之罪以傷先王之明而又害於足下之義無罪而殺殺非義也故遁逃奔趙自負以不肖之罪負言荷罪在身故不敢爲辭說今王使使者數之罪臣恐侍御者之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畜養也幸親愛之而又不白於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白猶明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其親功多

成功乃名居一府王意所學也爲衆衆教君子相應

者授之不以官隨其愛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君也臣以所學者觀之先王之舉錯有高世之心故假節於魏王時諸侯不通用出則以節傳之故上言親自魏往見王正曰殺傳殺爲魏昭王使燕燕王以客禮待之殺辭讓遂委質爲臣正而以身得察於燕補曰殺傳趙亂適魏至燕故大事記附見于燕昭王十七年先王過舉擢之乎賓客之中而立之乎群臣之上不謀於父兄而使臣爲亞卿亞次也臣自以爲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



齊國史

從魏池

以齊為事臣對曰夫齊霸國之餘教而驟勝之遺事也
 也關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則必舉天下而
 圖之舉天下而圖之莫徑於結趙矣且又淮北宋地
 楚魏之所同願也楚欲得淮山魏欲得宋雖已舉其遺民怨之補曰一本約楚魏宋盡力姚同史云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其文為
 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曰善臣乃口受令具
 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言其速起兵隨而攻齊
 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舉而有之於
 濟上濟上之軍奉令擊齊大勝之輕卒銳兵長驅至

齊國史
齊國史

國齊王

閔

逃遁走莒僅以身免味王財寶車甲珍器

盡收入燕

補曰此數語大呂陳於元英

故鼎及乎曆室

大呂律為元英燕樂名正

索隱云大呂齊鍾名元英燕宮殿名

故鼎及乎曆室

故鼎齊所得鼎也

齊設於寧臺燕薊之屬植於汶篁汶水出泰山來無原竹田曰篁言燕以齊為塞臣曰索隱云薊丘燕所都言燕薊立
 之所謂植於齊之汶水非補曰一本汶皇自五伯以來

植於汶篁

汶水出泰山來無原竹田曰篁言燕以齊為塞臣曰索隱云薊丘燕所都言燕薊立

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為順于其志補曰一本以為權于

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為順于其志補曰一本以為權于

陸渚曰尾王
功大隱然以自
政國史

卷之九

四

齊國史



志以臣為不頓命頓猶故裂地而封之補曰謂封使

之得比乎小國諸侯臣不佞自以為奉令承教可以

幸無罪矣故受命而不辭臣聞賢明之君功立而不

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蚤知先名成而不毀故稱

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里之強國收八百

歲之蓄積道太公及至棄群臣之日餘令詔後嗣之

遺義執政任事之臣所以能循法令順庶孽者新立

皆患亂學之亂昭王能領順之施及萌隸萌隸皆可以教於後世臣

聞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者伍子胥

說聽乎閭閻故吳王遠迹至於郢夫差弗是也不狃

之賜之鳴夷而浮之江鳴夷搗名馬車為其形以斂

馬革為鳴夷搗形故吳王夫差不悟先論之可以

立功故沉子胥而弗悔子胥不蚤見王之不同量故

入江而不改補曰索隱云言子胥怨恨故雖投夫免

身全功以明先王之迹者臣之上計也離孽辱之非

測之罪以幸為利者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

子不絕不出惡聲補曰正義云不說忠臣之去也不

陸深曰懷德感
惻所謂未歎之
悲過于勳矣

此蓋明其不輔
越政難以解息
王之疑也以戰

國反覆之世而
有如被觀其言
數未歎於君子

則勿學必有日
來矣

陳延平曰樂毅
之下齊也止侯



聖書經紀犯指

公管仲於郊此

孟子所以於

濟者而突發能

用之矣

管子曰樂毅因

人心從齊王之

暴故一舉而下

為燕王死人心

之怒已解故其

功亦以此而其

在當時亦遂意

揚揚者七

潔其名毀其君而自禁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

者之親左右之說而不察疏遠之行也故敢以書報

惟君之留意焉傳有○呂子讀書記曰樂毅伐齊云云○若不遂乘之待彼悔前之非改

過悔下而撫其民則難慮也推此言則世之論殺者

豈其然乎朱子曰樂毅亦戰國之士何嘗是田齊

之師也魯傳國策皆然教以齊取寶器燒宮室見於田齊

燕世家樂毅傳國策皆然教以齊取寶器燒宮室見於田齊

自以此得博為美似未察其習也齊之言蓋証矣陳氏

齊我齊孟子所以教齊士者毅實違之是尚為能用

之乎雖有直賦降秦反收禮賢數端不足以掩其罪

也故思朱子說併說呂子他日之論以見其不滿

於毅如此而求陳氏者特

一特之見天為定論也

張五為質於燕臣曰丑見齊韓魏中山等策與楚威

王田嬰公仲張儀相涉恐非惠王之

燕王欲殺之走且出境境更得五丑曰燕王所為

將殺我者人有言我有寶珠也王欲得之今我已亡

之矣而燕王不我信今子且致我我且言子之奪我

珠而吞之燕王必當殺子剗子腹列判也及子之腸矣

夫欲得之君不可說以利吾要且死子腸亦且寸絕

境更恐而赦之輔曰韓非子記子

王喜惠王曾孫元年報王喜齊語楚邊候同此

曰趙民其壯者皆死於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乃



召昌國君樂閒彘子補曰史載奔趙後燕王復以其子樂閒為昌國君索隱云閒紀開反而問曰何如對曰趙四達之國也其民皆習於兵不可與戰王曰吾以倍攻之可乎曰不可曰以三可乎曰不可王大怒左右皆以為趙可伐遽起六十萬以攻趙令栗腹以四十萬攻鄒使慶秦以二十萬攻代趙使廉頗以八萬遇栗腹於鄒使樂乘殺之以五萬遇慶秦於代燕人大敗樂閒入趙燕紀元年有正曰史在王喜四年餘故君捐國而去則寡人之不肖明矣敢端其願端猶專也

穆文盛曰方以五可金壽人而即乘間伐之燕善王非人矣擊

閒諷不諷而去此殆智士燕王名之書辭微婉似亦可感然卑下不近人情亦五百金壽人之意也閒之故不誣也宜夫

願欲復用之而君不肯聽故使使者陳愚意君試論之語曰仁不輕絕智不輕怨君之於先王也世之所明知也寡人望有非則君掩蓋之有非而蔽覆之不虞君之明罪之也成猶望有過則君教誨之不虞君之明棄之也且寡人之罪國人莫不知天下莫不聞君微出明怨言問雖無出之趙以明有怨於我人亦知之以棄寡人寡人必有罪矣雖然恐君之未盡厚也諺曰厚者不毀人以自益也仁者不危人以要名也故掩人之邪者厚人之行也救人之過者仁者之道也世有掩寡人之邪救



饒虛曰樂喜正
拔諫伐越其于
間未息有可絕
之虞而能悔如
此何間絕之深
在具書解條

寡人之過非君孰望之今君厚受位於先王以成尊
輕棄寡人以快心則掩邪救過難得於君矣且世有
薄而故厚施世雖薄我我
以厚施之行有失而故惠用行與我
不合反而
君有失厚之累於為君擇之也釋其
所處無所取之國之
有封疆家之有垣墻所以合好掩惡也補曰惡
如字室不
能相和出語鄰家未為通計也怨惡未見而明棄之
未為盡厚也寡人雖不肖乎未如殷紂之亂也君雖
不得意乎未如商容箕子之累也然則不內益寡人

天下之
以也

益一而明怨於外恐其適足以傷於高而薄於行也

非然也苟可以明君之義成君之高雖任惡名所謂
任不

苟之不難受也本欲以為明寡人之薄而君不得厚

揚寡人之辱而君不得榮此一舉而兩失也義者不

虧人以自益况傷人以自損乎君無以寡人不肖累

往事之美昔者柳下惠更於魯三黜而不去或謂之

曰可以去柳下惠曰苟與人之異惡往而不黜乎猶

且黜乎寧於故國爾補曰比論語
所記便不及柳下惠不以三黜

自累故前業不忘不以去為心故遠近無議今寡人

而猶汝也

之罪國人未知而議寡人者徧天下。語曰：論不脩心，
 凡有脩者先必有失而善論。議不累物，仁不輕絕，智
 者不然。簡曰：修字必有誤。議不累物，仁不輕絕，智
 不簡功。簡與附反。猶棄也。簡棄大功者，輟也。輟，止也。輕絕厚利
 者，怨也。輟而棄之，怨而累之，宜在遠者。疎遠之不望
 之乎君也。今以寡人無罪，君豈怨之乎？願君捐怨，追
 惟先王，復以教寡人。意君曰：意，度也。余且慝心。待之以不善之
 以成而過，不顧先王以明而惡，使寡人進不得脩
 功，退不得改過，君之所揣也。言開量也。唯君圖之。此寡
 人之愚意也。敬以書謁之。樂聞乘怨不用其計，二人

卒留趙不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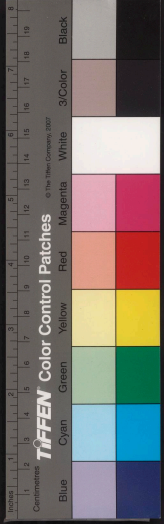
田曰：責其出奔以明怨薄已而湯遇解

及國也。爾曰：新序以此為燕惠王遺樂毅善考之。毅
 答惠王書云：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而史所載，惠王
 讓毅無數罪之語。前章燕王使人讓毅，且謝之曰：云
 云。當是此章之首，蓋錯簡也。且策以此為樂聞答書
 而末云：開乘怨不用其計於乘，何與？史趙世家考成
 王十五年，廉頗破殺栗腹，虜慶舍，樂聞則是開為將
 而被虜。燕世家則云：奔趙，又趙孝成王十六年，廉頗
 攻燕，陽取之，使樂乘代之，頗攻乘，乘走，據築。史所
 記多舛，故知此書非樂聞事而新序之說為是。云

秦并趙北向迎燕

并合也。迎，以兵迎也。燕王聞之，使人賀秦王

始使秦者，過趙。趙王繫之，使者曰：秦趙為一而天下
 服矣。燕之所以受命於趙者，為秦也。言燕先時服趙，若以秦與趙合





今臣使秦而趙繫之是秦趙有隙秦趙有隙天下必不服而燕不受命矣且臣之使秦無防於趙之伐燕也趙王以為然而遣之使者見秦王曰燕王竊聞秦并趙燕王使使者賀千金秦王曰夫燕無道吾使趙有之子何賀使者曰臣聞全趙之時南鄰為秦北下曲陽為燕下曲陽屬鉅鹿趙廣三百里而與秦相距五十餘年矣所以不能反勝秦者反猶報也言數為秦敗不能報而勝之國小而地無所取今王使趙北并燕此并謂燕趙同力必兼有之秦王以為然起不復受命補於秦矣臣竊為王患之秦王以為然起

兵而救燕趙悼襄九年攻燕取理陽城兵未罷秦攻鄴夜之此十九年

燕太子丹質於秦亡歸見秦且滅六國兵已臨易水

恐其禍至太子丹患之謂其太傅鞠武曰補曰一本鞠作鞠下

秦地遍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則易水以北未有所定

也奈何以見陵之怨傳言丹質秦秦遇之不善欲批其逆鱗哉批

迷切擊也說難龍可擾而駢也然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主亦有備曰一本批作辨姚

作此字云會登太子曰然則何由太傅曰請入圖之請太子

乃圖居之有間樊將軍亡秦之燕太子客之補曰姚

萌使太子林息而已圖之也

燕太子使判鞞

刺秦王

陸深曰二篇中如田光荆軻樊於期高漸離皆激烈士何其巧和值也

太傅鞠武諫曰不可夫秦王始之暴而積怨於燕怨
上足為寒心補曰凡人寒甚則又况聞樊將軍之在
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蹊徑禍必不振矣乘救雖
有管晏不能為之謀也願太子急遣樊將軍入匈奴
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講於單于然後乃
可圖也太子舟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恐不
能須臾言已憂思昏昏且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
困窮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迫於強秦而棄所哀
憐之交置之匈奴是丹命固卒之時也知禍且至而

猶為之自疑

命止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燕有田光先生其智

於此願太傅更慮之沉猶深補曰一本其可與之謀也太子曰

深而慮沉智深其勇加史姚同願因太傅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光

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

子跪而逢迎却行為道不敢跪而拂席田先生坐定

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王留

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驎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

其衰也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精

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乏國事也不令太子所善

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乏國事也所圖有關所善



荆軻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交荆軻可乎？田光曰：敬諾，則起趨出。

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

光俛而笑曰：諾。

俛行見荆軻。

曰：光與子相善，燕

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

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

自外。

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光聞長者為行，

不使

人疑之。今太子約光曰：所言者國大事也。願先生勿

泄也。是太子疑光也。夫為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士

也。

遂自剄而死。軻見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

言也。

太子再拜而跪，膝下行。

流涕有頃，而後言曰：丹所請田先生不言者，

欲以成大事之謀。今田先生以死明不泄言，豈丹之

心哉？荆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不

稷文歷曰：田先
生既謂荆軻可
使，又安用自殺
以激之？柱上不
難于死，貴在善
用光之弊。若
此，則何足為人
策？

也。荀悅曰：立氣勢作威福結私
文以立強於世者，謂之俠。欲自殺以激荆軻，其
死非為泄欲，願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
言也。遂自剄而死。軻見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
言也。太子再拜而跪，膝下行。流涕有頃，而後言曰：丹所請田先生不言者，
欲以成大事之謀。今田先生以死明不泄言，豈丹之
心哉？荆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不



肯使得至前願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垂其
孤也補曰索隱云無父曰孤則燕王尚在或記者失辭或諸侯驕子亦借稱孤也又劉向曰燕王具
之大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
地臣海內之王者補曰荀子註引策其意不厭秦
已虜韓王秦十七虜王安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
趙王剪數十萬之衆踞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
不支秦補曰一本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
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
丹之私計愚以為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闕以重

利補曰秦王會其賢必得所願矣誠得劫
秦王使悉反諸侯之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
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
大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其償秦必矣
此丹之上願不知所以委命委棄性命猶言不知死所唯荆卿留
意焉父之荆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驚下恐不足任
使太子前頓首固請無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荆軻為
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太宰具異物間進車
騎美女恣荆軻所欲以順適其意父之荆卿未有行



意秦將王剪破趙虜趙王遷十九年盡收其地進兵北

畧地至燕南界畧經太子丹恐懼乃請荆卿曰秦兵

且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荆卿曰微

太子言臣願得謁之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夫

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

燕督亢之地圖後志涿郡方成縣有督亭註引此圖

南今圖之縣前有督亢陌由州尚界劉向別錄云趙五霸之地蓋故獻之於燕圖獻秦王

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太子曰樊將軍以

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已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

下更慮之荆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規將軍

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為戮沒今聞

購將軍之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樊將軍仰天大

息流涕曰吾每念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軻

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而報將軍之仇者何

如樊於期乃前曰奈何補曰一本為何軻曰願得將軍

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善見臣臣左手把其袖

右手揜其背揜刺也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國見陵

之耻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扼腕而進曰





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傷者痛之極關曰勇者奮厲

前一本乃今得聞教遂自刎也太子聞之馳往伏

屍而哭極哀既已無可奈何乃遂盛樊於期之首函

封之於是太子預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

匕首關曰索隱云徐姓取之百金使工以藥淬之

從火擊刃刀也若淬則滅火器爾曰淬淬通取內

反說文徐云淬劍就而入水也此謂以毒藥染鏑而

淬之也後語註云以藥水以試人血濡縷沿濡衣

無不立死者乃為裝行具遣荆軻燕國有勇士秦武

陽年十三殺人不敢忤視忤逆也乃令秦武陽為副

荆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末來而為留待頃之

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之曰日已盡矣荆

卿豈無意哉丹請先遣秦武陽荆軻怒叱太子曰今

日往而不反者豎子也今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強秦

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

發太子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

既祖祖行祭餼曰詩毛傳祖而舍較飲酒於其側曰

餼疏餼疏被調祭道路之神封土為山象伏牲其上

既祭處者餞之飲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為

變徵之聲地形訓云變徵為商蓋悲音補曰應劭云

鮑彪曰太子刑

使一大行刺於

大國而欲從容

循言使悉及侯

地取笑以歸此

豈七首之所能

得且自來送者

滿道其不扁而

先敗亦已乎矣



子云荆軻如秦宋意擊筑又選高士皆垂淚涕泣又

前而為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復為羽聲其音怒怆慷壯士不得志也補曰一本慷

士皆矚目髮盡上衝冠於是荆軻遂就車而去終

已不顧既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

庶子蒙嘉補曰中庶子說見前新序鄒陽書作嘉為

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振震同不敢

與兵以逆軍吏補曰一本願舉國為內臣比諸侯之

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

自陳謹斬樊於期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

拜送於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

喜乃朝服設九賓禮大小行人以九儀掌賓客之禮

齊五日後乃設九賓禮於庭証曰大事記相如未壁入秦秦王

則周禮九儀也劉伯莊云九賓者周王之備禮天子

臨軒九服同會秦趙安得九賓但亦陳設車輅文物

爾不以周禮九賓儀為釋德按前漢書大行設九

賓恐即見燕使者咸陽宮補曰閔中記云孝公都咸

秦儀也其在渭水之北九峻諸山之南陽今渭城之南水北曰陽

故曰咸陽自始皇至胡亥皆都此荆軻奉樊於期之

頭函而秦武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陞升高秦武陽

色變振恐群臣怪之荆軻顧笑武陽顧武陽前為謝



惛懼也

曰北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懼願大王

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軻起取武陽所持

圖軻既取圖奉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

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揜之未至身秦王驚辟

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揜其室揜把持也與揜同晉

索隱曰古者帶劍上長揜之不出室欲時惶急

走群臣驚愕驚相逐卒起不意卒猝同盡失其度而

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

皆陳於殿下非有詔不得上乃急時不及召下兵以

故荆軻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乃以手共搏

之搏擊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荆軻

也補曰且卽于及提燈帝反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

不知所為左右乃曰王負劍王負劍遂拔以擊荆軻

斷其左股荆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提秦王不中中柱

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

踞以罵踞坐展脚是曰箕補曰曰事所以不成者乃

欲以生劫之必得約契復地以報太子也左右既前

穆文熙曰秦王既已于坐上引起又豈柱間之所能得觀其倉卒拔劍擊斷荆軻事捷可想而

矣宜其事之不成也

陸深曰敘事如畫

國史

卷六十九

何太易視之矣

斬荆軻秦王目眩良久已而論功賞羣臣及當坐者

乃以藥囊撻荆軻也於是秦大怒燕益發兵詣趙詔

王剪軍以伐燕十月而拔燕薊城並此二燕王喜太

子丹等皆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

王王急用代王嘉計殺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

攻之五歲而卒滅燕國此二十五年而虜燕王喜秦

兼天下其後荆軻客高漸離以擊筑見秦皇帝而以

筑擊秦皇帝為燕報仇不中而死刺客傳有處謂軻

不足道也厥後

論

侯亦神惟竊發此其人豈愚哉蓋積志仇秦不知所

不可使其不逢漢帝則亦死以為期不能一日而忘

秦也豫子高漸離張留侯三人者皆孝子忠臣至一

之行也唯軻於此則無處焉彌曰胡氏謂秦身狙詐

之智虎狼之威千騎萬乘之衆揮雄奮擊既無覺者

大索天下又不能得良非獨免併免力士其智畧之

妙固已視呂政為異中免何敗獲之憂馳以三人並

論愚謂三人報仇之志則同以智畧言之則異胡說

失當

凡三十一章

戰國策卷第九終

朱子曰軻匹夫之勇其事無足言然于此可以見秦政之無道燕州之謀淺而天下之勢已至于此雖聖賢處生亦未知何以安之也

陸深曰軻之有若漸離即前政之有若天生矣



戰國策卷第十

宋

沛梁楚山陽濟陰東平及東郡之領昌壽
張補曰漢志壽張下有今之睢陽四字

景公

表景公名頭曼漢書古今人表作兜樂
漢冢師春作繅頭曼兜樂音讀固相混若繅
則豈先二名而後一之者邪黃伯思考辨秘
閣古器有宋公繅鉢鼎與汲冢合
因知異書有不可廢者謹記於此

公輸般

魯之巧人補曰高計公輸般魯般之
號也它書或作班古字通漢書班師
為楚設

機

天地疏機閑也雲梯之屬補曰高注云機械雲梯
之屬也索隱云械者飛梯撞車飛石車弩之具

將以攻宋墨子

宋人名翟聞之百舍重繭此據高注下有
重繭景軈也一句又莊

子百舍注百日止宿也

往見公輸般謂之曰吾自宋

墨子說止楚王
及宋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戰國策卷第十

宋

沛梁楚山陽濟陰東平及東郡之領昌壽
張補曰漢志壽張下有今之睢陽四字

景公

表景公名頭曼漢書古今年表作兜樂
漢冢師春作繇頭曼兜樂音讀固相混若繇
則豈先二名而後一之者邪黃伯思考辨秘
閣古器有宋公繇鉢鼎與汲冢合
因知異書有不可廢者謹記於此

公輸般

魯之巧人補曰高計公輸般魯般之
號也它書或作班古字通漢書班師
為楚設

機

天地疏機閑也雲梯之屬補曰高注云機械雲梯
之屬也索隱云械者飛梯撞車飛石車弩之具

將以攻宋墨子

宋人名翟聞之百舍重繭此據高注下有
重繭景軈也一句又莊

子百舍注百日止宿也

往見公輸般謂之曰吾自宋

墨子說止楚王
以宋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說虎曰翟之說

矣夫然此勝詳

侯漁吞弱大併

小且愚狂卒足

王言為若說止

環說意者墨守

之賊輸敵服焉

微此說以宿共

則有之矣彼楚

國非止足而無

有籍庶有也

有籍庶有也

聞子言吾欲藉子殺王公輸般曰吾義固不殺王

墨子曰聞公為雲梯梯之高上雲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

義不殺王而攻國是不殺少而殺衆敢問攻宋何義

也公輸般服焉請見之王見翟墨子見楚王非昭曰

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鄰有敝輿而欲竊之舍其錦

繡鄰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梁肉鄰有糟糠而欲竊

之此為何若人也王曰必為有竊疾矣疾借墨子曰

荆之地方五千里宋方五百里此猶文軒之與敝輿

也荆有雲夢犀兕麋鹿盈之江漢魚鼈鼉鼉為天下

饒宋所謂無雉兔鮒魚者也鮒魚之小者固曰爾

猶梁肉之與糟糠也荆有長松文梓楸楠豫章大小

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以王吏之攻宋為與此同

類也王曰善哉請無攻宋補曰墨子曰公輸般為雲

聞之至于郢見公輸般之攻城蓋墨子之守固有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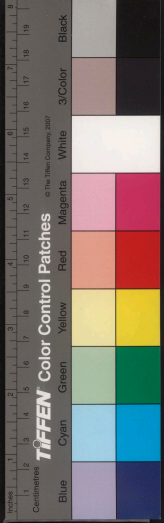
敏詘而言曰吾知所以距我者吾不言楚王問其故墨子曰公

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雖然臣之弟

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圍之器在宋城上而

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王曰善哉語請無攻

宋城矣



宋諸將兵攻趙

梁王

同惠

伐邯鄲而徵師於宋宋君使使者請於趙

王

武靈

曰夫梁兵勁而權重今徵師於敝邑敝邑

不從則恐危社稷若扶梁伐趙助扶謂以害趙國則寡

人不忍也願王之有以命敝邑趙王曰然夫宋之不

如梁也補曰一本不冗如寡人知之矣弱趙以強梁

宋必不利也補曰高注梁必兼則吾何以告子而可

乎雖知宋不助梁然使者曰臣請受邊城請得攻一

無辭使宋不聽梁徐其攻而留其日以待下吏

之有城而已趙攻之不力使趙王曰善宋人因遂舉兵

松文熙曰此晉
處小國之術也
小國居大國之
間而與之合從
仗人利則歸入
害則歸之固未
有不二者矣

入趙境而圍一城焉梁王甚說曰宋人助我攻矣趙

王亦曰補曰一本趙王宋人止於此矣故兵退難解

德施於梁而無怨於趙故名有所加而實有所歸君

宜無此善以在犀首伐黃下蘇秦論攻宋前故次之

此臣曰大事記周顯王十五年梁惠十七年宋公剔

成十六年宋伐趙圍一城解題曰梁惠王伐邯鄲引

策云云又按史世家景公六十四年卒左傳景公在

位四十八年卒鮑以此次定從左氏景公

卒當元王七年鮑以此次定從左氏景公

謂大尹

宋卿曰左傳哀二十六年宋景公無子取

政因大尹以達杜注近官有寵者鮑因大

尹字遂傳會為景公時蓋無稽之言也

矣

自知政國事則公無事公不如令楚賀君之





孝則君不奪太后之事矣后時與政則公常用宋矣見用於宋

尹蓋太后之人
曰皆無考

宋與楚為兄弟齊攻宋楚王威言救宋宋因賈楚重

以求講於齊賈謂微齊不聽蘇秦為宋謂齊相曰不

如與之聽其以明宋之賈元作資補曰一楚重於齊

也楚怒怒其肯已必絕於宋而事齊齊楚合則攻宋

易矣蘇秦與別成齊宣同時知非
閔時曰此必非景公時

剔成

嗣辟公元年烈王七年壬子立曰桓
公大事記引蘇氏云按索隱汲冢紀年
作桓公辟兵莊子曰桓公出前驅乎辟蒙人
以為狂而史記作辟公辟是名辟謚僻事必

不爾史
記蓋誤

臧子論別不救

齊攻宋宋使臧子索救於荆荆王威大說許救甚勸

補曰勸臧子憂而反其御曰索救而得有憂色何也

臧子曰宋小而齊大夫救於小宋而惡於大齊此王

之所憂也而荆王說甚必以堅我我堅而齊敵荆之

利也臧子乃歸齊王宣果拔宋五城而荆王不至此

章有蘇秦語得為君優弒立怒鄰宜不能曲折如此
故係之別成然則孟子所稱審亦皆剔成也曰曰此
章剔成不可考缺之可也鮑妄為傳會至謂孟子所稱
皆剔成孟子謂戴不勝子之王薛居州居王所王非
誰而



君偃

破公于別成君弟絅立元年顯王四十年癸巳

弟偃攻襲別成敗奔齊自立為宋君故大事記書宋公別成為弟偃所攻出奔齊偃自立

宋康王

下同

之時

按史君偃在年表世家傳並不

春秋省以

有雀生驪

書韻音欺今江東呼鸚鵡為鸚

文鴝音格

鴝音忌

此與爾雅鸚鵡鸚同

見音欺

按策文云

小而生巨以雀生鴝者可也云

字音期

非新序作

鸚所載比策文為詳今過鑑作

鑣於城之隙

隙也

使史占之

曰小而生巨必霸天下

蓋言遜也

備曰高詒

太史能辨吉凶之妖祥康

王無道不敢

正對故云

危行言遜太史有焉

大喜於是滅滕

伐薛取淮北之地

乃愈自信欲霸之

大以無祥也君
遇然而從遇祥
而不終休者庸
主及是而康則
其又下者矣

速成故射天笞地斬社稷而焚滅之曰威服天下鬼

神罵國老諫臣為無顏之冠冠不覆額也史王偃

諫者輒射之諸侯皆曰桀宋以示勇剖偃之背錄朝

涉之脛揆刻脛而國人大駭齊聞而伐之民散城不

守王乃逃偃侯之館侯其臣也遂得而死補曰世家

年表云死於溫見祥而不為祥反為禍補曰云

地新序得下有病字禍謂齊禚王與楚翻共伐宋殺康王而滅國三分其

占之曰凡以小生大則國家必正而名益昌於是帝

辛特雀之德不修國政亢暴無極朝臣莫救外寇乃



凡六章

衛東郡及魏郡黎陽河內之野王朝歌後文公徙楚丘黎陽是也

靈公葉公子元年景王三十二年丁卯田曰說見趙策

衛靈公近癰疽孟子有其人蓋醫之彌子瑕備曰靈公幸臣

二人者尊君之勢以蔽左右復塗

偵南人謂曰韓非子亦有此文而稍異云侏儒善假

知則誤也謂君曰昔曰臣夢見君君曰子何夢曰夢

見靈君君忿然作色曰吾聞夢見人君者夢見日今

子曰夢見靈君而言君也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對曰

日并燭天下者也一物不能蔽也若靈則不然前之

人燭燭炙燥也驅曰燭餘亮反離子燭者避靈釋文炊也蓋炊而向靈者則後之人無

從見也今臣疑人之有燭於君者也是以夢見靈君

君曰善於是因廢癰疽彌子瑕而立司空狗元在趙策補曰

宜從舊說見趙策

悼公出公弟元年定王十四年癸酉正曰杜注悼公蒯賁庶弟公子黜史作黜二字

並其淹反大事記周貞定王元年蒯悼公元年解題引古史云左傳出公復入八年悼公

立事甚詳史記出公復入二十一年卒黜攻出公子自立悼公五年卒

犀首魏官也非公孫衍臣曰據左傳南文子相衛悼公悼公與智伯並時則犀首非公孫衍矣司馬

復塗信謀衛靈公

南文子東屠首伐黃



處謂犀首為魏官以此策考之悼公元年當貞定王
 年足時已有犀首非魏官矣意當其為姓名或
 號說見秦策然則此犀首者亦三晉之臣歟 **伐黃**
 繡曰舊註謂名按策 **過衛使人謂衛君**此策以南
 言黃不一處山木 **伯同**時知為悼公繡曰左傳出公之入也奪南氏邑
 村注子南之子公孫彌牟彌牟與褚師比等益云越
 臯如等持納公文子致衆而問曰彌牟亡有盜公越
 遂立悼公南氏相 **事在哀公二十五年二十六年**
曰敝邑之師過大國之郊會無一介之使以存之乎
敢請其罪今黃城將下矣已將移兵造大國之城下
 已言已 **衛君懼束組三百緇**細斜文紛紜之屬十首
 下黃 **緇**右本反說文帶也詩純嘏傳 **黃金三百鎰以隨使**
 繩也皆與此不協繩因高注

犀首曰人將
 多有向忌
 故生御以待甲
 之謀

者南文子 衛大 **止之曰是勝黃城必不敢來不勝亦**

不敢來是勝黃城則功大名美內臨其倫 聽言以功

夫在中者 國中 **惡臨議其事** 議謂諸 **蒙大名** 蒙

挾成功坐御以待中之議 御言 **犀首雖愚**

必不為也是不勝黃城破心而走歸 破心懼 **恐不免**

於罪矣彼安敢攻衛以重其不勝之罪哉果勝黃城

帥師而歸遂不敢過衛

智伯欲伐衛遺衛君野馬 野馬 **四百壁** 備曰一本

衛君大說羣臣皆賀南文子有憂色衛君曰大國大

南文子知智伯
 之謀

權而子有憂色何文子曰無功之賞無力之禮不可
不察也野馬四百璧此小國之禮補曰一本有而
大國致之君其圖之衛君以其言告邊境智伯果起
兵而襲衛至境而反白衛有賢人先知吾謀也補曰說死

張九一日申文
子兩筆智伯之
許可謂智矣然
亦虞之官之奇
耳使衛公不用
能立其言乎
古之智其何限
而無欲國之行
亡者若未歸也

英亦而使智氏及趙盾
以乘壁還衛事相類

智伯欲襲衛乃佯亡其太子使奔衛南文子曰太子
類為君子也補曰君謂省而甚愛而有寵非有大罪而亡
必有故使人迎之於境自車過五乘慎勿納也智伯
聞之乃止補曰大

題曰矣其年國語序監臺之宴云還自衛始載
于此未必果此年也戰國策云云並載此二年

嗣君平侯子元年顯王四十五年丁酉

秦疾伐蒲

秦攻衛之蒲秦昭四年取蒲坂此二十三年正月平
世家衛嗣君靖獨有族陽按史秦昭王元年擄里此
伐蒲京隱云擄里疾閭蒲不克而秦惠王薨事與此
合正義云蒲故城在滑州胡衍謂擄里疾曰公之伐
蒲以為秦乎以為魏乎為魏則善為秦則不賴矣補曰猶

利衛所以為衛者以有蒲也今蒲入於魏補曰衛恐秦取
蒲必自入

衛必折於魏往未援也補曰一本蒲入於秦司馬
貞引策云今蒲入於秦衛必折而入
於魏擄里疾傳魏亡西河之外秦惠六年河西秦惠
八年魏納河西地後





二年魏入上郡於秦而弗能取者弱也今并衛於魏

魏必強魏強之日西河之外必危且秦王亦將觀

公之事害秦以善魏秦王必怨公樛里疾曰奈何胡

衍曰公釋蒲勿攻臣請為公入戒蒲守戒告之以釋文

衛君樛里疾曰善胡衍因入蒲謂其守曰樛里子知

蒲之病也其言曰吾必取蒲今臣能使釋蒲勿攻蒲

守再拜因効金三百鎰焉曰秦兵誠去請厚子於衛

君胡衍取金於蒲以自重於衛樛里子亦得三百金

而歸又以德衛君也補曰史樛里子傳有

梧下先生說魏汪濟見衛祭

衛使客事魏三年不得見衛客患之乃見梧下先生

蓋以所居為號補曰高注家有大樛樹因以為號若柳下惠號文類聚作梧丘許之以百金

梧下先生曰諾乃見魏王京師曰曰臣聞秦出兵未

知其所之秦魏交而不修之日久矣願王專事秦無

有他計魏王曰諾客趨出客謂至郎門而反補曰姚

郭門按輔非子使郎中自開道於郎門之內愚恐郎即廊見秦策曰伴若不為衛客

臣恐王事秦之晚王曰何也先生曰夫人於事已者

過急過猶於事人者過緩今王緩於事已者安能急

於事人奚以知之王問衛客曰梧下事王三年不得見

鮑虎曰此一時氣俗無不浸于利者以先生稱于世其人不薄矣而以百金諾人為之行狡猾之計况小子乎彼哉彼哉

張學顏曰衛嗣君之時其為奢靡多矣不易他而易此者知非其罪也賢者屈於不知而伸於智明君舜人之善而忘人之過

臣以是知王緩也魏王趨見衛客

臣曰此策時不可考何得附之嗣君

衛嗣君時奢靡

有罪人蓋賢者也臣曰此本高注竊以為不然有罪而逃何以知其賢此

慕傳說之事而誤說者也衛君以金贖之者耻其失政廢刑爾觀其言可見補曰靡忙皮切晉灼曰胥相也靡隨也顏曰連繫相隨而服役之猶今之囚徒莊子注以鐵鎖相連繫逃之魏衛贖之

百金不與乃請以左氏

衛地缺請亦贖也羣臣諫曰一百金

之地贖一胥靡無乃不可乎君曰治無小亂無大

國教化喻於民三百之城足以為治

補曰三百或言家民無

廉耻雖有十左氏將何用之

虛謂衛君之言及此是以興起而不得霸豈輔之者無其人乎以羣臣之所諫知不及其君遠矣然享國四十餘年不受外兵則三百為治之言允

路之者缺臣曰罪人而逃可謂無政矣割地以來胥靡可謂無謀矣其言雖善事則疾矣補曰韓非子有

衛嗣君病富術謂般順且曰

皆衛人臣曰古人以且且唐且龍且子聽吾言也以說君勿益損也

使之教如其一君必善子人生之所行與死之心異始君之所行於

世者食高麗也

凡有養於口體皆得言食補曰食高麗疑人名所用者縹錯

君言國事者子謂君

補曰子謂君以下今教之以說君也止言死之心異故言此可以動君之所行天下者其縹縹錯主斷於國而挈薄





輔之自今以往者公孫氏衛國姓也故商君衛之庶孽公子也姓公孫氏不

血食矣君曰善與之相印曰我死子制之嗣君死殷

順且以君令相公子補期嗣君縹錯挈薄之族皆逐

之也處謂嗣君賢君也富術稱之取矣蓋諫者之言多務為深切詭激之辭使嗣君不賢安能受其

言而委之以二臣乎曰鮑誤釋胥靡之事遂以衛君為賢其實非也然能從順且之謀使制二子猶愈於迷復者也縹曰縹

先結反罕女居反

衛人迎新婦婦上車問驂馬誰馬也御曰借之新婦

謂僕曰拊驂無咎服皆言愛也拊充愛之正曰高拊擊也車兩旁曰駟轅中曰服擊其駟則兩服馬皆勞咎也絕

車至門扶人扶教送母以為借馬故曰愛之非是

王言失時之喻嗣君
穆文熙曰新婦三言雖浸近然切中交深言深之病世為新婦

言行限額不自知

毋送婦者將還故戒之曰滅寵將失火入室見白曰徒之牖下

妨往來者主人笑之此三言者皆至言也然而不免

為笑者蚤晚之時失也初為婦而云然失之坐也臣曰此策時不可考補曰呂氏

春秋白圭新與惠子相見惠子說之類春惠子出白圭告人曰云云真此相類

凡九章

中山漢為國有盧奴北平正新滅唐深澤若陘安國曲逆望都新市稱曰索隱云中山故

鮮虞國姬姓也路史柱佑云常山靈壽中山國有故城城中有古故號中山漢中山王始移

居盧奴大事記威烈王十二年中山武公初立又按左傳昭公十二年晉荀吳假道於鮮虞滅

肥是冬晉復伐鮮虞杜預云鮮虞白狄別種在中山新市縣中山名始見定公四年晉合諸侯



召陵謀為蔡伐楚荀寅曰諸侯方貳中山不服

中山君史不書響都士大夫霍光傳都士注都試也

馬子期中山人後在馬羊囊不遍也此言已試而響之司馬子期怒而走

於楚說楚王昭伐中山中山君亡國也有二人挈戈

而隨其後者中山君顧謂二人子奚為者也二人對

曰臣有父嘗餓且死君下壺飡臣父下以與之臣父食小食

且死曰中山有事事汝必死之故來死君也將為中君死

山君喟然而仰歎曰與不期衆少其於當厄其指物

也言施與也言施與傷人之心雖殘怨也吾以一

劉惔怒曰失半
美於子期是謂
傷心下壺飡於
二人之父是謂
當厄子期全附
之徒二人則衆
下餓人耳此可
為用恩德者之
鑒戒

杯羊囊亡國以一壺飡得士二人

魏文侯欲殘中山滅之常莊談趙人謂趙相元作子曰

魏并中山必無趙矣公何不請公子傾魏君以為正

妻因封之中山是中山復立也魏必不殘其女之封

樂羊為魏將攻中山其子時在中山中山君烹之補作

羹致於樂羊樂羊食之古今稱之曰樂羊食子以

自信明害父以求法此害於父道而羊為之求為

犀首立五王秦韓燕宋中山也楚春秋時王齊宣魏

後秦惠十二年韓宣惠燕易王王明年秦惠始王秦
惠敗元之七年宋偃始王故武靈八年書五國相王

張登說戰國
中山王



即秦七年也。正曰：大事記周顯王四十六年，韓、魏、中山皆稱王。趙獨稱君，其後亦稱王。解題按：戰國策、犀首立五王，高氏以為齊、趙、魏、燕、中山、鮑氏以為秦、韓、燕、宋、中山二家之說，皆非也。齊魏王已久，秦之王出於張儀，宋中山俱小國，使宋是時稱王，齊何為獨怒中山？況偃之稱王，又在慎觀之三年乎？然則犀首所立五王，其可考者，韓、燕、趙、中山其一，則不可考也。趙武靈王初稱君，世家十一，年書王召公子職於韓，持是時已稱王矣。七國推楚借王遠在，而中山後持。猶春秋之世，其餘六國，魏最先，趙最後。而中山後持，猶疑也。立之後而復疑，正曰：齊謂趙魏曰：寡人羞與中山高注：持中山小故後立。齊謂趙魏曰：寡人羞與中山並為王，而欲伐寡人，恐亡其國，不在索王。今所諱者，救亡爾不

求為非子莫能吾救。登對曰：君為臣多車重幣，臣請

見田嬰，中山君遣之，齊見嬰子曰：臣聞君欲廢中山之王，將與趙魏伐之，過矣。以中山之小而三國伐之，

中山雖益廢王，益猶甚也，言事有甚於此者。猶且聽也。且中山恐

必為趙魏廢其王，而務附焉。附趙魏也。主廢者齊故不附之。是君為

趙魏驅羊也。補曰：高註是君為趙魏驅羊而使得食之。非齊之利也。豈若

中山廢其王而事齊哉？田嬰曰：柰何？張登曰：今君召

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中山必喜而絕趙魏。趙魏怒

而攻中山，中山急而為君，難其王。難則所謂羞與為王，則中山

穆文熙曰：四國同欲廢中山而

張登乃為驅羊

之說以惑田嬰

此即馮亭媾

之術也



必恐為君廢王事齊不王中山齊志也今為廢之所以事齊彼患亡其

國是君廢其王而立其國賢於為趙魏驅羊也田嬰

曰諾張丑曰不可臣聞之同欲者相憎同憂者相親

今五國相與王也負海不與焉負海齊也先巴王編曰高註齊不欲與之

同王則與如字此是欲皆在為王而憂在負海憂齊今召中

山與之遇而許之王是奪四國而益負海也中山與四國同

欲今與齊遇是奪彼而益我也致中山而塞四國四國寒心必先與

之王而故親之是君臨中山而失四國也且張登之

為人也善以微言薦中山之君久矣薦進也難信以為

利田嬰不聽果召中山君而許之王張登因謂趙魏

曰齊欲伐河東河東魏地何以知之齊蓋與中山並為王

甚矣今召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是欲用其兵也豈

若今大國先與之王以止其遇哉趙魏許諾果與中

山王而親之中山果絕齊而從趙魏

中山與燕趙為王齊閉關不通中山之使其言曰我

萬乘之國也中山百編曰一本作千姚同乘之國也何俾名於

我欲割平邑屬代郡匡曰正義引括地志平邑故城在魏州昌樂縣東北見趙世家以

賂燕趙出兵以攻中山監諸君中山相也編曰索隱云戰國策望諸作監

負海齊也不與蓋與中山同王也

張登今燕趙輔中山

諸是按燕策望諸相中山恐即此人患之張登謂藍與樂毅同號者索隱指為毅則誤矣諸君曰公何患於齊藍諸君曰齊強萬乘之國耻與中山侔名不憚割地以賂燕趙出兵以攻中山燕趙好倍而貪地估謂背約編回一本吾恐其不吾據也大者危國次者廢王奈何吾弗患也張登曰請令燕趙固輔中山國言輔之堅而成其王事遂定公欲之乎藍諸君曰此所欲也曰請以公為齊王閱而登試說公可乃行之藍諸君曰願聞其說登曰王之所以不憚割地以賂燕趙出六以攻中山者其實欲廢中山之

王也王曰然則王之為費且危夫割地以賂燕趙是強敵也出兵以攻中山首難也首為攻伐之難王行二者所求中山未必得王如用臣之道地不虧而兵不用中山可廢也王必曰子之道奈何藍諸君曰然則子之道奈何張登曰王發重使使告中山君曰寡人所以閉關不通使者為中山之獨與燕趙為王而寡人不與聞焉此王此君皆中山正曰是以隘之隘亦不通也編讀作呃王苟舉玉趾以見寡人請亦佐君中山恐燕趙之不已據也今齊之辭云即佐王必道燕趙與





鮑虎曰張登騰則屢申言之必

可行者也雖其用智有相聞屈氣而之無言亦後繪可喜非君子之所排也

吳師道曰擇聞校猶豈非君子之所排者因其文之可喜而謂之矣

王相見此並齊王正曰王苟舉趾燕趙聞之必怒絕
 之王亦絕之是中山孤孤何得無廢以此說齊王齊
 王聽乎藍諸君曰是則必聽矣此所以廢之何在
 所以存之矣張登曰此王所以存者也此王齊以是
 辭來因言告燕趙而無往以齊王言告以積厚於燕
 趙燕趙必曰齊之欲割平邑以賂我者非欲廢中山
 之王也徒欲以離我於中山而已親之也雖百平邑
 燕趙必不受也藍諸君曰善遣張登往果以是辭來
 中山因告燕趙而不往燕趙果俱輔中山而使其王

事遂定

司馬喜

中山臣備曰姚本喜作喜後同使趙為已求相中山公孫弘

陰知之中山君出司馬喜御公孫弘參乘公孫弘曰

為人臣招大國之威以為已求相於君何如君曰吾

食其肉不以分人司馬喜頓首於軾曰臣自知死至

矣君曰何也曰臣抵罪君曰行吾知之矣行使之行車二人雅

不相善弘無故云然居頃之趙使來為司馬喜求相

中山君大疑公孫弘公孫弘走出備曰太史公自序司馬氏其在衛者

相中山徐廣云名喜鄒陽書司馬喜墮於宋而相中山按戰國有兩公孫弘一在齊為孟嘗君見秦昭王

司馬喜反中公孫弘陸深曰弘中司馬喜而先露言故喜得反務為主以中公孫弘

司馬喜辭陰簡

司馬喜辭陰簡
之志

者卽此人與漢平津爲三韓子云公
孫弘斷髮而爲越王騎又一人也

司馬喜三相中山陰簡難之謂陰姬名也田簡謂司

馬喜曰趙使者來屬耳霍光傳註屬近也田簡謂耳

趙使屬耳獨不可語陰簡之美乎趙使近至宜有報

也趙必請之君與之卽公無內難矣君弗與趙公因

勸君立之以爲正妻陰簡之德公無所窮矣果令趙

請之君弗與司馬喜曰君弗與趙王武靈必大怒

大怒則君必危矣然則立以爲妻固無請人之妻不

得而終人者也田簡自爲取使取請爲使也正曰自

司馬喜說中山
王立陰后

取字如此者多爲眞可以爲司馬喜以爲陰簡可
之善而得其心之義簡請使耳實喜自使見下註因此華
以令趙勿請也以爲語趙使下章以爲司馬喜使說

陰姬與江姬爭爲后司馬喜謂陰姬公姬父曰事成

則有土得民言公得封禱曰一本子民媿同不成則恐無身欲成之

何不見臣乎怪其不陰姬公禮首至曰誠如君言

事何可豫道者言將厚報之司馬喜卽奏書中山王

補曰臣聞弱趙強中山中山王說而見之曰願聞弱
趙強中山之說司馬喜曰臣願之趙觀其地形險阻

吳師道曰司馬
喜持陰姬以語
趙王而趙君以
行詳民龍稱張
儀於鄒任其惡
正王說者乃勝



此八國者

卷之六

十一

十四百七十八

人民貧富君臣賢不肖商敵為資商敵未可豫陳也

中山王遣之見趙王武靈曰臣聞趙天下善為音佳麗

人之所出也今者臣來至境入都邑觀人民謹俗徒歌

容貌顏色殊無佳麗好美者以臣所行多矣周流

無所不至未嘗見人如中山陰姬者也不知者特以

為神人言不能及也其容貌顏色固以過絕人矣若

其眉目准頰權衡准頰權衡犀角偃月犀角偃月彼乃帝王之

后非諸侯之姬也趙王意移大說曰吾願請之何如

司馬喜曰臣竊見其佳麗口不能無道爾即欲請之

是非臣所敢議願王無世也司馬喜辭去歸報中山

王曰趙王非賢王也不好道德而好聲色不好仁義

而好勇力臣聞其乃欲請所謂陰姬者中山王作色

不說司馬喜曰趙強國也其請之必矣王如不與即

社稷危矣與之即為諸侯矣中山王曰為將奈何司

馬喜曰王立為后以絕趙王之意世無請后者雖欲

得請之鄰國不與也中山王遂立以為后趙王亦無

請言也此兩章一事竊而曲折小差著書者自以所聞駁異也然則此書之作亦至慎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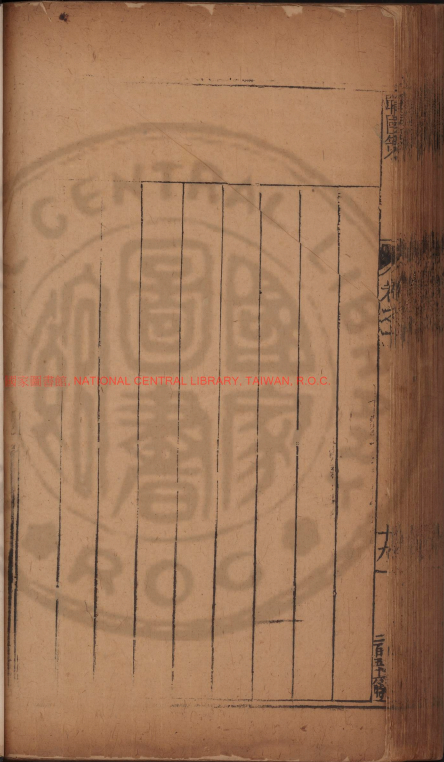
主父欲伐中山使李疵觀之李疵曰可伐也君弗攻
恐後天下主父曰何以對曰中山之君所傾益與車
者傾者却不御也與之向車皆所尊
禮者謂曰一本車下無者字姚同而朝窮閭隘巷
之士者君而朝士亦尊禮也七十家主父曰是賢君也安可伐
李疵曰不然舉士則民務名不存本本謂農朝賢則耕
者惰而戰士懦賢者不耕戰故若此不亡者未之有
也謂李疵小人也乃欲使人若廢賢而置士夫賢者不耕而耕且戰民之分也何敢與賢者並民惟不務名耳豈有務名而不趨於善者乎李疵者小人之無也民求官爵不以農戰而巧言虛道者其國必削詩

書禮衆善脩仁廉辨惠國有上者上無使守戰敬上
必削不至必貧此商君所以遺禮義上首功而富國
強兵之術也武靈胡服騎射一反先王之教其榮
其志使卒不死而獲選有以異於秦乎李疵者窺見
習所大欲故以舍士急耕戰之說導之當時風聲氣
事者殆未必然大事記據呂氏春秋晉大史屠黍謂
周成公曰天生民而令有別有別人之義也所以異
於禽獸樂鹿也君臣上下之所以立也中山之俗以
書爲夜以夜繼日男女下切倚因無休息其中山之惡
比亡國之風也居二年中山果亡其亡之故可考矣
使賢俊盛多尊禮無失則當時風俗安得至此乎

凡九章

戰國策卷第十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中國書目

卷六

十九

三百五十五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